

该书已拍成电影

香港·温瑞安著

今之侠者



革命年代

香港·國際政大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24.8
337

香港·溫瑞安著

今之俠者

中國文联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2 号

今之侠者

(香港)温瑞安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印张 2插页 107千字

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

ISBN 7-5059-1911-3/I·1335 定价:4.60元

武侠世界的奇才——温瑞安(代序)

曹正文

新武侠文坛有“四大天王”：新武侠开创者梁羽生，新武侠大宗师金庸，武侠世界的怪才古龙，武侠世界的奇才温瑞安。古龙于1985年9月21日病逝于台湾，终年48岁；梁羽生完成了34部武侠长篇之后，现从香港移居澳大利亚，不问武林中事；金庸也于去年在英国定居，他早在80年代就封笔不写武侠小说。今年春天，我赴港讲武侠小说评论，与香港、台湾一些武侠小说家聚会，谈及今日武侠小说创作，不少有识之士异口同声说：“今日看好温瑞安”。

温瑞安是武侠文坛的奇才，他今年38岁，已创作小说、诗歌、散文、杂文、评论计357部。他又是当代武侠小说家中唯一一个懂武术的文人，外界对他的评议不一，有人说他很傲，有人却说他是诚实宽容的奇男子。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值得一书的人物。他写的《四大名捕》系列、《神州传奇》系列，在大陆读者中颇为风行。笔者与温瑞安有一段文字交往，不妨直录如下：

“神童”小结义

温瑞安原籍广东梅县，祖父当过官，其父温伟民因爱情波折，离家出走，奔赴南洋，先后当过记者、教员，后在马来西亚一家中学当校长。温伟民能文能武，常在当地教授“洪拳”，颇有声誉，是个豪爽人士。

温瑞安于1954年1月1日生于马来西亚霹雳州美罗埠火车头。他父母对几个子女十分爱护，但管教甚严，不许孩子在外乱交朋友，幼年的温瑞安喜爱文艺，他4岁时就在院子的水泥地上，用牛奶罐盛水，以鸭毛为笔，蘸水作画；5岁时，就遍阅家中藏书，并以文学想象以图创作连环画故事《三只驴子》，坚持每天写日记；7岁上小学，小小年纪自尊心极强，七门功课平均成绩为9分，得全年级第一；8岁的温瑞安已显示他的文学才能与组织能力。他性格活泼豪爽，喜讲故事，爱交朋友，在同学中极有号召力，他崇拜古风侠道上的英雄人物，是非分明；9岁那年，自编自绘武侠小说《龙虎风云录》，在全校传阅，温家藏书极多，温瑞安常以家中藏书借给同学，慷慨大方；10岁那年，温瑞安与三个要好同学有“四兄弟结义”之谊，并以讲武侠故事吸引越来越多的追随者。他第一首诗《月亮》，也在10岁那年发表在香港的《世界儿童》刊物上。从此，温瑞安走上文学道路，接连在各种儿童、少年刊物上发表作品，并以他为主成立了兼修文武的“刚击道集团”，扶正克邪，伸张正义，这在当时的学校团体中已崭露头角；初中一年级，温瑞安又创办《绿州期刊》，成立“天狼星诗社”，他一方面擅长演讲文艺，另一方面苦练武功，广交朋友，被马华文坛誉为奇

情横溢的“神童”。

“神州社”声震台湾

温瑞安进入高中之后，致力于文学创作。他与黄昏星、周清啸、廖雁平、叶遍舟、余云天、吴超然创办杂志，发表作品。这时的温氏专攻现代诗，也写杂文与评论，并出版第一部个人诗集《将军令》，时年19岁，偶尔也写武侠小说，在《武侠春秋》上略试文采。

在“天狼星诗社”日渐壮大的基础上，温瑞安又以“发扬民族精神、复兴中华文化”的口号下，在台湾成立了“神州社”，参加者有300余人，包括台湾、香港的许多热血青年，并创办一系列杂志，开设文学讲座，在台湾掀起一股“温瑞安热”。

温瑞安小时候曾受侠义精神感召，他在台湾开设武馆，在青少年中教授武功，以“神州精神”团结一批年轻人。由于年少气盛，锋芒毕露，引起台湾当局不满，26岁的温瑞安与方娥真被捕，身陷囹圄四月之久。但温瑞安抗争性很强，他在狱中完成了《大侠传奇》的构思，并写了不少诗歌。后来未经审讯，又被台湾当局遣送出境。

温瑞安有家不能归，度过了一段流浪的颠沛岁月。温氏曾对此回忆：这段生活使我重新认识了人生，尽管坎坷不平，但毕竟对我以后从事小说创作，有无法估量的影响。经过一段时间漂泊流浪，温瑞安决定静心写作，他以一腔热血付之于纸，写出了《神州奇侠》、《血河车》等一系列武侠长篇，并在香港《明报》上连载。

再度崛起于香港

温瑞安 28 岁那年，获准在港居留，他的作品先被“亚视”公司博益出版社与台湾万盛出版社出版。不久，温氏的《四大名捕》与《神相李布衣》一炮打响，在“亚视”开拍，香港当时读武侠小说者甚多，除金大侠、梁大侠外，读者又喜见一位年轻倜傥的“温大侠”。

当时的温瑞安已比过去成熟多了，但个性依旧豪爽刚烈，正直不阿。他是写作快手，潜心写作，每小时写三千字，一天可写二、三万字，并在香港各报开设了专栏。印数甚高、读者甚多的《东方日报》上由他一人每天写三个小说专栏。这一个时期，温瑞安创作生活走向高峰，其小说频频问世，又有许多作品走红影视圈，30 出头的温瑞安已成为香港文坛的“异数”。金庸等武侠名家与温瑞安几度畅谈，对其评价甚高。1985 年古龙英年早逝，港台文坛便有“今日看好温瑞安”之赞誉，香港各大报刊都发表了访问温瑞安的专文，温瑞安以其独特的风格驰骋武坛，当时港台武侠小说家有近百人，但温瑞安终于脱颖而出，后来居上，跃入新武侠“四大天王”之列。

谈情说剑奇男子

见过温瑞安的人，或读过温瑞安作品的人，都会对温瑞安的个人生活感兴趣。香港女作家蒋芸曾说过：“一个人的心灵要不是那么寂寞美丽，是决写不出那么美丽寂寞的作品的。”纵观温瑞安写的诗与散文，还有他那 300 多部武侠小说，我们

会发觉温氏笔下有一种英雄寂寞的况味。

温瑞安个性自负，理想远大，他表面上看来极坚强，但内心却很深情。由于他声名鹊起，海外读者对 38 岁而未成家的温瑞安便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温瑞安在接待记者采访时，公开承认他与方娥真小姐在爱河中游泳了十二年之久。他与方娥真相识于 1972 年冬天，温瑞安正开创“天狼星诗社”事业，而方娥真在文坛很有知名度，方以笔名“寥湮”写诗与散文，相识时确实有一见钟情之感，温瑞安自白“千人万人中我只要看她一眼”，“我被电倒了”。温与方志同道合，曾有过同甘共苦的经历，他们一起被陷囹圄，一起对文学有所追求。外界都认为他们是最相配的一对文坛伉俪。但是，温瑞安与方娥真并未圆了爱情梦。也许真正的爱情都是很少有结局的，正如罗曼·罗兰的名言：“你爱她，她不爱你；她爱你，你又不爱她；真正相爱的早晚要分离。”

如今，方娥真已经有了归宿，温瑞安仍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他对十二年的爱情长跑并未遗憾。他曾认真地想过两人的性格差异：温瑞安是个刚烈男子，他喜欢聚会，与众多朋友争论，是个满身剑气的文士。方娥真是个柔情的女子，她对办各种社团缺乏兴趣，不喜欢与许多人一起聚会，她认为她最快乐的时候是独自在房中对镜唱歌。也许正是这种截然相反的性格，使他们只能成为文坛知己而非朝夕相处的美满伉俪。

最近，温瑞安在接受马来西亚新闻记者张碧芳女士采访时，他承认有一位比他小 22 岁的罗小姐爱上自己，但他考虑到这桩婚姻还在云雾之中，一是年龄悬殊，二是罗小姐不会讲中文，三是温自称久经沧桑，而那位年轻美丽的罗小姐单纯如白纸。我日前与温瑞安通了长途电话，笑问他是否已决定结

婚，温瑞安在话筒里笑着回答：“恐怕还早！”

温瑞安确实是个奇才，他把文学事业看得很重，对爱情既执著又很理智。尽管有人说他傲才视物，他也自认有狂妄夸张的弱点，但他又确实是个坦诚的人，他非常看重友谊，他对时间抓得很紧，在商业气息甚重的社会中，显出其不俗的气度与古道侠风，这是难能可贵的。

后武侠时代的开创者

如果说新武侠有三个时代，那么第一个时代是金庸与梁羽生，第二个时代是古龙，第三个时代则属于温瑞安。

温瑞安写武侠小说，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强调文学性，二是强调突破性。他是以写纯文学作品闯入文坛的，诗与散文都很见功力。当他谈到金庸与古龙时，更看重古龙的语言艺术。因为温氏认为金庸是继承传统武侠而有开创性的集大成者，而古龙则完全把武侠小说引入一个新天地。古龙把欧化语言艺术与西方文学手法融入传统武侠题材，温瑞安在这个基础上又有了突破，他擅长刻画人物细腻的心理活动，运用多视角的文学写法来交代情节，并在刀光剑影中融入浓浓的诗情画意。

《今之侠者》是一部现代武侠中篇小说集。作者以强烈的爱憎与爱国主义精神为作品基调，其中的几篇小说气氛很悲凉，但仍然透溢出昂扬的奋发精神，温氏武侠的主题是：侠高于武，人的品行胜过他的武功。从这几篇写武术与空手道的小说来看，可知作者也是武功高手，他写一招一式，精彩耐看，而写人的内心活动与思想冲突，又是入木三分，细腻动人。尽管

故事并不复杂，读来却悬念迭起、引人入胜。

把武侠内容引入现代题材，温瑞安这部《今之侠者》是一个突破。相信读者读完这部小说，一定会喜欢它，并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写于上海

《今之侠者》五版序

项笑影

我们决定要再印行《今之侠者》，有以下数个原因：

第一、就意义而言，《今之侠者》可以说是“现代式武侠技击小说”中，迄今为止，写得最好的一部。作者温瑞安所阐扬的，不止是武，更加强调的是“侠”，这个作法使得原来被视为“不现实、妄诞、荒谬、英雄的幻梦”的武侠，完全落实到现实层面来。以《今之侠者》的五篇作品而言，作者不只是一个写作人而已，他还是一个记者、一个侠者、一个诗人，而且还是一个难得的行动者。他把文学与大众忧戚相关的事结合；他把传统和现代的隔阂提出针贬性的交融；他把文人的感时忧国化成武者的起而立行，在我们这个无病呻吟的社会里不啻为一声沉闷雷鸣。他提出了数千年“武”的形式虽不同，但“侠”是必须存在的意义，而且把“侠”的观念，从“武”拓展出来，到士大夫、知识份子、民众……等等身上去。可以说，把“武侠”的意义重新赋予现代的条件上，而且锤炼铸造出一种新的文学形式来的——温瑞安的《今之侠者》是最好最重要的一部创作。

第二、就文学而言，这是一部非常好的作品，尤其是第一篇“空手道”，可以觑出作者如何把武侠小说的技巧融入了现代小说中，如何把现代小说的沉闷晦涩明朗化，把内心潜意识心理分析意识流等繁复转以行动化，而又将武侠小说的肤浅及虚妄，转化成实事求是的写实逼真。其打斗场面，一气呵成，

令人一口大气都喘不过来。这当然是跟作者不只是位文学作家同时也是位武侠小说作者的劲力所致，难得的是，这五篇小说里，还把当年大台风袭台的时事，也转化成隽永的文学作品，描写的还有大学生至过气老拳师，甚至还把作者自己当年所创的神州诗社也写了进去。时空地理竟涵盖了台、港、大陆、美、日。作者温先生以廿二岁之龄写出这样的成熟作品，可惊可羨。提倡“报导文学”的今天，若遗漏掉这部数年前的作品，也深为可叹。

第三、就读者而言，这部书有不少人向本社要求购买，唯原出版社曾再版此书售罄后，因该出版社出版计划的更易，即未再印。如此向隅的读者颇多，纷纷要求重印。这样的一本好书，是不是就任其湮没了呢？

第四、对于作者而言，温君近年来基于繁忙的事务，已无法如他序文及后记中所说：如期完成《今之侠者》下部《侠义篇》，可是这样好的意念和体大思织的创作，对社会对文坛对时下一般青年，都有激浊扬清的作用，我们决定以本书的出版，来要求作者写下去，完成本书的下篇。

神州出版社基于以上数点，决意再印行这部书。近日《今之侠者》的电影也在拍摄中，由王星磊先生执导，据悉剧情与《今之侠者》是“不太一样”的，不过王导演希望能把握《今之侠者》的精神。据此，我们再印四千册，加上原来长河版初、再版的四千五百册，以及海外明远版五千册，《今之侠者》迄今出书一万三千五百册，共为五版，是为序。

稿于一九八〇年九月十五日

中秋一周行前一日

带剑书生(再版序)

陈 正 毅

十年前，正是飞扬的青春年少，在北回归线上的山城嘉义念高中，心绪浮动得很厉害，又是激情又是惆怅，跟顾曲住在崇文街的一栋二楼洋房里，楼上楼下都堆着一袋袋的蔬菜种子，空气里满是欲爆的声音，仿佛有千千万万的小精灵在耳边吵闹：“让我们破壳而出，去茁壮成生命吧！”这些呐喊正是我们当时的心情，让我们去茁壮成生命吧！因为我们确实知道，生命应该不等于繁重的功课加上亲人的期望，然后在闹场上跟一大群青青子衿去搏个高低，去在榜单上占一个立足之地而已。

可是到底应该怎么样才是正确的抉择呢！却也无法把握。我们从小楼争吵到书店，从学校争吵到弹子房，还是没有定论。那时有一个叫“琴”的女孩，在帮她的姐夫照顾一间旧书摊，她介绍了史坦贝克的《大地的象征》给我们看完之后，好像开始有那么一点概念，但还不够具体。

反复吟唱着少年的登楼赋，在洋房的楼顶，我们并躯躺于凉席上，默读星图，思索着生命，也闲谈静坐阴暗书坊一角的“琴”，是否会坐愁红颜老呢？

不断企图去突破那个格局，可是不知从哪一点下手。有一

天，两人跨上铃木一二五机车，奔突突寻路南下，风在林梢在发茨在猎猎劲响的衣领上，我们切开风墙就像利剪割茧，气吞万里如虎。

然后，然后铁骑转入玉井山道，路面起起伏伏，两侧荒漠的丘陵上冒出一座座的碉堡，百年前英雄惊马的地方，百年前壮士磨剑的地方，戍守的人呢？我们大喝长啸，向这古战场致最高的礼敬，一刹那间，风云变色，满眼都是壮士血溅的暗红，迎面撞来，萧索中自见豪壮。

那次长征归来，我们都淡凉下来，好像找到答案，所以满足了，生命的金戈铁马只存在于历史中，而历史的锁是没有钥匙的，既然英雄豪杰只是前人的事，我们只适合在书堆里培养现代的性灵，去适合环境。

十年匆匆过去，我做了一些事，也得到一些东西，顾曲仍在大学里当他的老童生。这种日子，没什么好也没什么不好，仿佛这样定下来安身立命，把闯荡江湖快意恩仇留给史册以及武侠小说，反正事不干己，事不干己呵！即使在吟唱着“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也是当它做艺术，不当做生命的热血澎湃。

武，已是道馆或者演艺场的事了，侠，更是渺渺乎难寻。和大部分人一样，我们成了“忍术”高手，能屈能伸，但非为本心，而是依外力来决定我们伸缩的弹性，你强，我退一步，如不犯我，则大可做壁上观，保得一身太平。纵有路见不平之心，也乏拔刀相助之义。

直到有那么一天，才知道自己何曾认识生命，才知己相去千里，再策马时，已然落后一程。

那是在木栅试剑山庄，温瑞安领头的神州诸君子击节高

唱社歌，一声一捶，把酣睡的青龙击痛了，那痛是一种被击的惶惶，使我看清楚海尽石枯后潜龙的无依。

为什么《满江红》会有这种凌霄而上的怒气、高节，同样的词同样的曲，为什么能唱得那样劲烈激昂。你再听：“挂剑的少年，傲啸的年少；在暮未暮日落未落的时候，你看你看，这像不像个壮丽的朝代”。这样的怀抱无疑使万家的灯火都为他们而落拓。

这次单骑赴约，满座衣冠似雪，手足侠义，明白透出这是一群在现实生活中向往且自身去渗透在侠情里的五陵年少，而其首座温瑞安，那个写武侠诗、武侠小说的白衣大侠，使我第一次惊觉武侠所蕴藏的内力，是那么绵绵不绝，那么长江大河无休无止。这份信念，使得我在深夜二时，拖着四十八小时未眠的躯体，和顾曲从板桥铁骑长征溪北山庄，当我们觉得想去时，便起身披衣上车，驰过风和月，去握一群激昂的手。

太史公以“游侠列传”力辩“侠以武犯禁”之非，温瑞安也把他的侠情植在巷间市井之间，佐以深厚博大的气度，为江湖传统注入一股生生不息的新血。他明白指出侠情、气度不一定是士的专利品，有为者亦若是。

读书人终日谔谔，或失之不及义，江湖草民浪荡一生，可能因危人之危而宝剑出鞘。没有谁规定他们做，甚至那些被护者平时可能经常鄙视这群游民，但在那一刻，他们沛然挺身而出，把他们的碧血溅在黄沙上，用他们的血写下一个永不磨灭的“侠”字，写下千秋侠骨万世英名。

这样的故事再缩小来看，就是“空手道”里天字第一号牛肉面店的老板和老板娘了，招牌可能因年岁久烟火薰多而金漆模糊，但是侠情义行却必溶入历史传统，流传下去，成为一

把永不熄灭的香火。

写这篇稿子的时候，正是温瑞安、黄昏星、廖雁平、周清啸身在台北飞马来西亚檳城的飞机上，“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此去是归也是离，挥手自兹去，萧萧斑马鸣，阳关西去，风波险阻不难想像，四君子千里相随，正是侠义中人的肝胆相照，令人驻笔回思不已。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七日暮